



告别挣扎的人生

【明慧网】我叫玛格达琳娜，是瑞典人，一九九五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修大法前，我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从生下来起，身体就不好。没人能说得清到底是为什么。我浑身无力、抵抗力差，似乎随时都会晕倒。外面流行什么病，我都没有拉下。我的父母抱着我东奔西跑，到处求医。

医生们除了开些营养药、建议多吸些新鲜空气和改换饮食外，他们对我无能为力。有一次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刻，我那信奉上帝的父亲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跑到教堂，祈求上帝的帮助。他向上帝发誓：如能让我活下来，他将把一个月的工资奉献出来。我脱离了危险，我父亲按誓约把月工资交给了教堂。

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我身体仍然很虚弱。不用打针吃药的日子很少。尽管我注意体育锻炼、吃营养药片、看医生、不吸烟和不喝酒，但是我还是在二十六岁时肌肉萎缩。我不能自如地控制身体活动。医生怀疑是癫痫病，是不治之症。医生说：“你心脏有毛病，你今后要每天打针服药。”

更不幸的是在我三十六岁时，我得了肺癌。我接受了放疗。然而，癌细胞不但未被制止，反而却扩散到全身。我开始了化疗。我感觉一天不如一天，不知如何是好。医生所能做的无非是给我些镇痛剂。我对人生绝望的同时，似乎有什么原因让我挣扎着要活下来。

医院不能救我，我开始寻求其他的治疗方法。希望能从中得救。几年中，我花了相当可观的钱财，接触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治疗方法和医疗气功以求得身心的好转。但我仍然很弱。一个症状似乎消失了，可另一个症状却又出现了。就这样循环往返着。我继续挣扎着，寻找着。

一九九五年，通过一个熟人的介绍，我接触到了法轮功。在我参加集体炼功不长的一段时间，我的病症一个个的消失了。我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如今，四十九岁的我终于尝到了身体无病的滋味。我感到一身轻。我再不用吃药，不用看心理医生，更无需采用什么体育锻炼了。能够体验到身体无病的感受，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懂得。我知道，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只是修炼大法的副产品。一个真正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在其修炼的开始就能得到身体的净化。

我明白，修正法可以使真正修炼的人得度。大法不仅使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还使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要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大法不仅给了我新生，还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好与坏。大法教会了我提高心性是关键，给我提供了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返本归真和功成圆满的机会。◇

在中国无论是修炼界还是民间都崇尚一个“信”。这个人讲“信用”那么人们就会相信他，和他交往，做朋友，做生意，搞合作等等。

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说了这么一件事。他开了一个店面，与他合作的老板说：“我这里的货你尽管提，你什么时候交钱都没关系。我太了解你们这些炼法轮功的人了，路上掉的钱都不拿，找多了钱还再送回来上哪找这样的好人，您这些人我太放心了，你需要什么货就尽管提。”

朋友说：“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和理解。”

老板又说：“你说人人都炼法轮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这不就变成现实了。世道不就好了吗？”

朋友说：“是会这样的。”

淄博心语

第1期 2007年6月4日

天国乐团声震马六甲 民众闻乐而至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九日和二十日，来自台湾的天国乐团首次庄严亮相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多个景点，所到之处给马来西亚的民众和游客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震撼。天国乐团演奏的音乐，既祥和又带有威严的气势。美妙的音乐缭绕整个古城，许多人闻乐而至，纷纷跑到表演现场来欣赏演出。由男女老少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乐团团员，身着蓝衣白裤，踩着整齐的步伐，充满自信的昂首向前迈进，给大家吹奏了“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法鼓法号震十方”等乐曲，使许多民众闻之振奋、欣喜和垂泪。◇

法轮功加拿大游行 三次获总统奖



【明慧网】五月二十六日，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加拿大卑诗省新西敏市的国际 Hyack 节游行，并获得总统奖。这是法轮功队伍第三次获得该节日游行的最高奖。◇

由『信』谈起

“你说这个共产党它不干好事，好端端的一个功法，它不让人炼，炼还抓起来送监狱，送劳教所。听说还有打死的。你说这是个什么党啊？真是颠倒黑白，好坏不分。只有共产党能干出这样的蠢事来！嘿，长不了了，长不了了！”老板对共产党失望透了才发出这么一番感慨。

朋友说：“是啊，劳教所关的很多是法轮功学员。确实是颠倒了黑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失信于民，真是长不了！‘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咱中国的古训。”

“无信不立”。可见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甚至一个政党、党派也好，失了“信”也就失去生存的机会。共产党迫害正信的人怎么能长了呢？！◇

请关注！近期发生在淄博地区的迫害情况



◆山东省周村区萌水镇仁和村

大法弟子李中磊被绑架

山东省周村区萌水镇仁和村大法弟子李中磊在外流离失所两年多，于2007年5月15日晚9点左右在临池村被邹平县“610”国保和临池镇派出所不法人员绑架。现被邪恶关押在邹平县看守所。

◆山东淄博市大法弟子孟秀兰被绑架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万家村女大法弟子孟秀兰，今年大约60岁左右，于2007年5月17日下午左右，被淄博市610国保和周村610国保绑架，据目击者说，动用了四辆面包车20多人。

◆山东淄博大法弟子朱爱玲的丈夫被绑架

山东淄博淄川区大法弟子朱爱玲，女，因修大法多次遭恶警骚扰，致使其无法正常生活。今年三月十四日，松龄派出所（原北关派出所）几名恶警又手持铁斧、梯子等工具欲翻墙、破锁进入家中，这时被其刚下班赶回家的丈夫碰到，其丈夫与恶警理论并阻止其非法

行为时，几名恶警和大法弟子丈夫发生争执，这时恶警又打电话叫来几辆警车，十几名恶警手持警棍木棍等凶器在未向其家人出具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将朱爱玲丈夫绑架。

◆淄博大法弟子刁春花遭绑架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山东淄博市张店区湖田镇大法弟子刁春花，正在班上工作时，被恶人带走，被判劳教二年。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恶警又绑架大法弟子

五月九日十一点左右，博山大法弟子乔希阜、小杨夫妇在家中被淄博市博山六一零伙同公安绑架，家中大法书籍、真相材料被抄。

◆淄博市博山区大法弟子李秀云被绑架

淄博市博山区山头大法弟子李秀云，四月二十五日，被山头派出所恶警绑架，并抄走家中两台电脑，两台打印机，一台复印机及耗材，家中如被土匪抢劫般乱七八糟。

◆沂源县王德庆、张立增、张志宽

被非法判刑 魏子梅被非法劳教

山东沂源县大法弟子王德庆、张立增、张志宽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被关押三个月以后分别被判刑六年、五年、四年，于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被送往劫持到济南。

被非法关押的一名女大法弟子现已查明：此大法弟子名为魏子梅，被判劳教一年零九个月，家是西里镇石峡峪村，住在东里镇汇源公司，因向派出所恶警讲真相被恶警举报后遭抓捕。

◆多名山东淄博临淄区大法弟子被绑架

继今年农历正月初十，临淄区公安局绑架了在齐城镇打工的两位大法弟子（夫妻俩）后，临淄公安局又先后绑架多位大法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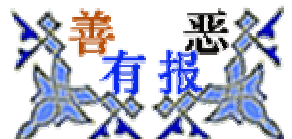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五日左右，临淄公安局又绑架了发真相资料的齐鲁石化工程公司鲁华化工厂退休职工周美玉（五十多岁）。◇

山东淄博前罗村镇民政司法所

副所长刘长浩遭报身亡

山东淄博前罗村镇民政司法所副所长刘长浩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绑架、非法关押学员三个多月。十几名男、女法轮功学员同时被关在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地下室内，室内只留一个盛大小便的桶。70公分的出口，用水泥板盖住，只留3公分左右的缝透气。刘长浩指使20多个青年酗酒后，把学员们一个一个的踩在脚下灌酒，群体殴打。并强迫学员看诽谤大法诬蔑大法师父的录像。请帮教洗脑，威逼学员放弃修炼，同时刘长浩向学员家属敲诈现金一万两千余元。

在一次工作事故中，其他人都及时脱离现场，刘长浩却被伤成植物人，医治无效，于二零零六年腊月二十七日死亡。



高秀芹被济南第一女子监狱迫害致死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二日】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大法学员高秀芹于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下午四点含冤去世。高秀芹生前曾于二零零二年十月被绑架到济南第一女子监狱第四监区，她的婆婆受到儿媳被绑架的打击，在焦虑中于十二月五日去世。高秀芹于二零零六年二月被监狱放出来时已是乳腺癌晚期。

高秀芹在监狱里面被迫做生产服装、缝纫等劳动，第四监区区长许某某强迫她们在地下室干活，环境潮湿恶劣，高秀芹炼功前患有类风湿，通过炼功好了，进去后在迫害下又犯了。在里面，从早晨七点一直被干到第二天凌晨一、二点，最早干到晚上十二点，除了吃饭、上厕所以外一刻也不停。因为高秀芹身体情况，她干到晚上十点。住的监室里面，一个监室十二个人，只有一个大法学员，专门有两个连号看着，有事就牵连到她们，扣她们的分。

高秀芹被迫害的在二零零五年冬天半身疼痛，不能动。她于二零零六年二月被放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到医院检查已是乳腺癌晚期，三月六日住了院，三月七日做了手术。但当时检查已经扩散，后于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下午四时含冤去世。

淄博市刘桂珍遭六一零迫害含冤离世

零七年三月十三日左右，周村区萌水镇夏侯村大法学员刘桂珍，正在家看孙女，被周村六一零主任姚军荣、国保和萌水派出所一伙恶人闯进家中绑架，劫持到周村六一零洗脑班迫害，后又转至淄博六一零洗脑班迫害一个月，于四月三十日放回家。其间在洗脑班被强行洗脑、高压转化、体罚，承受了巨大精神压力和身心的迫害，刘桂珍于五月三日含冤离世。